

28

又到了冬天。炉火封上了，他靠在床头，只台灯亮着，一个有夹子的铁罩子扣住的灯泡上，把灯光压得很低，照着花格子的被面，上身在暗中，望着被子上那一圈光亮。一个巨大无边的棋盘，输赢都不由棋子决定，暗中操作的是棋手，一颗棋子想有自己的意志，不肯糊里糊涂被吃掉，岂不在发疯？你还够不上当个微不足道的小子儿，无非是只蚂蚁，乱脚下随时随地都会被踩死。而你又离不开这蚂蚁窝，只能在蚁群里胡混，哲学的贫困或贫困的哲学，从马克思到那些革命贤哲，谁又能预料得到这革命带来的灾难和精神的贫困？

敲玻璃窗的声音，他先以为是风，窗户从里面严严实实糊上棉纸，也拉上了帘子。又是轻轻两声。

“哪一个？”他坐起问，却没动静了，于是从被窝里起来，赤脚走到窗边。

“是我。”窗外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很轻。

他猜不出是谁，拔了门栓，开了一线门缝，跟着一股冷风，萧萧推门进来了。他十分惊讶这中学女生深夜怎么来了，他穿的短裤，赶紧钻进被窝里，让女孩把门关上。刚合拢的房门又吹开了，寒风呼呼往屋里直灌，萧萧便靠在门背，顶住门。

“把门插上，”他说这话时并无心，却见女孩迟疑了一下，转身捏住铁销，然后轻轻插上了，他心里一动。女孩解下把头严严包住的棉线长围巾，露出苍白文静的脸，垂下头似乎在喘息。

“萧萧，怎么啦？”他坐在床上问。

“没什么”，女孩抬起头，依然站在门边。

“冻坏了吧？把炉子打开。”

女孩把毛线手套摘了，舒了口气，便拾起炉边地上的铁钩，打开炉门和对住煤火的铁盖子，仿佛这就是她该做的事。看得出来，这瘦弱而不起眼的姑娘在家也不受娇宠，做惯了家务。

萧萧是同一帮中学生来他们机关参加运动的，很快也分成两派这女孩和几个女生倾向他们这一派，可都像风一样来来去去，激烈了几天就不见了。只有萧萧还经常来他们总部，也不像别的女孩那么咋咋呼呼热忠辩论，总静静待在一边，不是看看报纸，就是帮忙抄写大字报，她毛笔字写得还可以，也有耐心。一天下午，要赶写一批反击对方的大字报，抄完张贴好已晚上九点多钟了。萧萧说家在鼓楼，他也顺路，便叫女孩坐在自行车后架上，带上她。先经过这院子门口，他问是不是吃点东西再走，萧萧便同她进屋，还是女孩动手煮的面条。吃完，他又骑车送她到一个胡同口，萧萧说不用再进去，跳下车，一溜烟跑进胡同里去了。

“吃过饭了？”他照例问她。

萧萧点点头，搓着手，炉火映照的那脸立刻烤得红通通的。他有段时间没见到这姑娘了，在等她说明来意。萧萧依然默默坐在炉边的椅子上，烤热双手捂住变得妩媚的脸蛋。

“最近做什么呢？”他只好又问，端坐在床上。

“不做什么。”萧萧捂住脸，望着炉火。

他等她说下去，女孩又没话了。

“那你们学校里这会儿干什么呢？”他于是再问。

“学校玻璃都砸了，冷得待不住，没人去，同学都到处乱窜，也不知要干什么。”

“那不正好，你可以待在家里，又不用上学。”

女孩没有回应。他弯腰把搭在床那头架子上的长裤拉过来，正要起床。

“你躺着好了，没事。就来同你说说话的。”萧萧这才转过身，抬起头望他。

“那你自己泡茶！”他说。

萧萧依然坐着不动。他揣度她的来意，红扑扑的脸蛋上变得晶莹的目光立刻闪开。

“有点热，我脱了棉衣？”萧萧说，像是问自己，又像是问他。

“热就脱了，”他说。

女孩站起来，脱了大棉袄，里面没有罩衫，露出一身暗红的毛线衣，箍住上身，他于是看见隆起的胸脯，有些别扭，说：“我还是起来吧！”

“不用，真的不用，”萧萧又说。

“这么晚，要邻居看见不好，”他还有顾忌。

“院子里漆黑的，只你窗上有点反光，没人看见我进来，”萧萧的声音一下子变得非常轻，刹时间，这还陌生的女孩同他竟然如此亲近。

他点头示意让她过来。萧萧走到他床前，两腿贴住床沿，他心猛然怦怦跳了起来，又听见索瑟声响。萧萧扯起毛衣和束在腰里的洗得褪色淡淡发白水红棉衫，露出光光的细小的身腰和下半圈奶。他不觉伸手按在上面，女孩一手捏住他手背，他不明白是要引导还是阻止他抚摸，抬头却看不清萧萧的眼神。灯罩下，光圈里细柔的肌腹明晃晃的，他手掌压迫的小奶下沿突起一道嫩红的伤痕。女孩细巧的手指紧捏住他的手，他顾不得问这伤痕怎么来的，手便硬伸进女孩贴身的衣衫里，握住了乳房，倒不像看上去那么瘦弱，柔嫩而鼓胀。萧萧喃喃呐呐，他分不清也来不及分辨她说的是什么，一手抱住，女孩便伏倒在床上。

他不记得这女孩是怎样到被子里来的，又怎样解开裤腰上扣得很紧的钮扣，那光滑润泽的髀间还没长茸毛，他不知道她是不是处女，只记得她没有扭捏，不加抗拒，没接吻，也没脱厚厚的绒裤，只退到膝盖下，任他把手伸进去抚摸。随后又撩起毛线衣和棉衫，在被子里，涂射在她柔软的小腹上一片润滑。他还记得的是，这姑娘偎依在她身边，仍然闭着眼，台灯罩子下光亮直照两片艳红的圆唇，微微启开，令他对原先并不起眼好像还没长开的这姑娘有一股柔情。他没有料想到这事，没有准备，又怕她怀孕。他不敢再进一步，不敢真享用她。他不明白她的来意是不是就这个，不明白她出示乳房上的伤疤要表示的是什么，他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，不知道他的明天和女孩的明天，他们还有明天吗？

他静静躺着，听见桌上的钟滴答滴答在走，四下如此安静。他想问问这伤痕，这女孩显然为此而来，想好了才有这决心和举动，他侧身望着她良久，又怕打破令人屏息的沉寂，秒针的滴答声提醒他，时间正在流逝。就在他抬起身看钟的当口，萧萧睁开了眼，在被子里拉

起衣裤，扣上了裤腰的钮扣，坐了起来。

“你要走？”他问。

萧萧点点头，从被子里爬起来，脚上还穿的一双紫红的毛线袜，下床弯腰穿鞋。他始终躺着，默默看着她套上棉袄，连头包裹上长围巾，整理完毕，见她把放在桌上的毛线手套拿在手里，他这才问了一句：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他自己都觉得声音干涩。

“没事，”萧萧低头说，捏着手套，然后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套上。

“有事就说！”他觉得必须说这话。

“没事，”萧萧依然低头，随即转身，启动门上的插销。

他赶紧起身，赤脚踩在冰冷的砖地上，想留住这姑娘，可立刻又意识到他会做什么。

“别出来，会着凉的，”萧萧说。

“你还会来吗？”他问。

萧萧点了点头，便出门把门缓缓拉上。

可萧萧再也没有来过，在他们造反派总部办公室也没再出现。他没有萧萧家的地址。这女孩是那一伙中学生里在他们机关留得最久的一个，他无从打听她的下落，只知道她叫萧萧，也许还是同学间叫的小名。他清楚的只是这叫萧萧的女孩乳房上，左奶，不，右奶，在他左手，这女孩的右奶，下方有一条将近一寸长还很嫩的肉红色伤疤。他记得这姑娘是顺从的，没有扭捏，就要向他显示那伤疤，以此博得他同情或是诱惑他？她十六岁或许十七岁？胯间还光溜溜的，那少女的躯体就足够美好，足以刺激他，也许正因为这女孩太年轻太柔弱了，他才怕承担责任。他不知道萧萧的父母是不是也受到冲击，再也无法知道那伤疤的由来。这女孩正是因为这伤疤才来找他？求他保护寻求依靠？或是也出于恐惧和茫然？希望得到安慰才上了他床？他却不敢接受，不敢将她留下。

接连有一段时间，他早晚骑车离家或回家路上，总绕道经过萧萧下车的那个胡同口，也从未碰上。这才后悔没留住萧萧，没对这姑娘说过一句亲热和安慰的话，如此小心，如此过分谨慎，又如此窝囊。